

作家频道

多年父女

王开生

今年的小樱桃刚上市那几天,我顺道去北宅村里摘了一小捧,盛装在一个不大的塑料碗中,捎回家。女儿在外求学的三四年间,许久未尝过家乡的樱桃滋味。她打小爱吃这口儿。

女儿接过樱桃,尝了尝说,真甜!我顺势道,爸爸今天只顾给你摘樱桃了,自己都没舍得吃,这是特意带给你的。“你真能出个洋相”,女儿冷不丁地学着奶奶的语气来了一句,毫不领情,我的心里格登凉了半截。

这一届孩子普遍不大爱听家长叨叨,你的所谓经验,她永远不以为然;你的几番建议,大都成了耳旁风;任你待她千般好,她的态度永远浮皮潦草。时不时的,还揭你的老底。当爸的处境尤为尴尬。女儿最爱刺挠我的,是她少时,我带她外出发生的一次重大失误。

女儿七岁那年,为了弥补忙工作造成的父爱缺失,暑期我抽空单独带上她,去杭州游玩了一番,返程时,在济南转车,又顺便带她在泉城一逛。趵突泉公园里有一处儿童乐园,当时脑子一热,带她玩了一回“海盗船”。初次带娃没经验,船舱里,将女儿放在了我对面的座舱中,也未系安全带,只靠面前的金属挡杆保护安全。海盗船一启动,立马上下翻腾、滚动、摇摆,我们的座舱各自至少翻转了90度、连摇带晃,十分骇人。女儿在对面,我够不着她,她吓得紧紧抓住眼前的金属挡杆,一句话却喊不出来。说实话,当时我比她更紧张,生怕她被甩出座舱,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面如土色,拼尽力气大叫“停下,快停下”。没人听!我只能大声嘱咐女儿,抓紧了,抓紧了,别害怕!我都害怕。万幸的是,女儿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士,及时出手扶住了她。

煎熬中,海盗船停了,我吓到腿软,上前一把把女儿揽在怀里。稍后,用一支冰淇淋抚慰了一下她受伤的心灵。这一故事最终虽未酿成事故,但女儿却牢牢地记住了。这次历险,我认账,更后怕。

女儿与我,时常打打闹闹、没大没小,她揭我老底时,我也痛揭女儿的短。还是那次去杭州,在西湖边的西泠印社,我俩不知为啥吵翻了,拍照时让她笑笑,她绷着脸面露怒气,就是不肯笑,如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,倒是蛮有喜感,那日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。转场游览虎跑泉公园时,我内急,找到景区外的一处公厕。那时杭州的公厕普遍收费,每次五角,女儿斜背的贴身小包里,攒了不少钢镚和零钞,我让她拿出零钱来交上,她竟然鬼迷心窍地上来了牛脾气,死活不肯给我这五毛钱,可能是先前的气未消。我急得不行,上去抢,她死死抱住小包,大喊不给,引来诸多游人侧目,议论。我大窘。公厕看门大叔目睹了整个过程,善心大发,放



插图 阿占

了我进去,解了燃眉之急,要不然,那天我准出大糗。女儿的这个小仇,我记住了。她也认账,只是过后记不得当时为啥那样决绝了。

距离产生美,搁在亲情亦是如此。女儿上大三那年深秋,我进京出差,几个月未见,顺便约她见个面。女儿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和地铁,从京郊辗转赶来。京城的堵车,远比我想象中糟糕得多。直到晚上八点多,我才匆匆赶回驻地。她已经等了五个小时,晚饭也未吃成。原先设想的团聚温馨场面,因她要在十点之前赶回学校,而化为泡影。女儿让我送她到地铁口。我知道,她是想和我说话。一路上,与我齐头高的女儿挽着我,说些生活学习上的琐事,那是父女间少有的亲密。在她走进地铁检票口,回头招手告别的刹那间,内心的不舍和自责顷刻迸发,眼泪泉涌般汨汨夺眶而出,刹那间模糊了视线。这段经历,我以前曾经写过,女儿看到后,大为不解,也不信,她问我,你是瞎编的吧?你真的流眼泪了?一时无语凝噎!

相爱相杀的一对父女间,近些年稍微起了些许变化。过春节时,女儿会陆续买来几款鸭舌帽,嘱咐我天冷戴上;过生日或是父亲节来临时,会送我一条领带,或一打袜子,或一件T恤衫,再道上一句节日祝福;我颈椎痛疼时,她记得买来一些舶来膏药,让我试用。虽然我心知肚明,她花的不过是我的血汗钱罢了,但孩子心里有她爸,当爸的终有一丝暖意和小激动。小棉袄虽不能常暖,然聊胜于无,知足始能常乐不是。

当60后遭遇90后,这届爸爸注定劳心上头。汪曾祺先生说,多年父子成兄弟。对照检视,显然尚有不小的差距。我自己倒是情愿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。

投稿邮箱
wenba3679@126.com

每周六刊

生活有感

父亲,农村

刘凤昆

我父亲是个老实人,六岁就会做饭,七岁时就一大早到河边割猪草,听奶奶说,十岁那年,过年了,奶奶给父亲说:“你别干活了,上街耍去吧!”父亲不解地问“什么是街?”

我自记事时起,父亲一大早就上坡干活了。家里有五亩薄地,一头黄牛,有他的两个儿子,有他的希望,有他的根。

他那时总是吹着口哨干活,夏天的傍晚还拉二胡,有时和邻居村大哥来一段茂腔。那时的日子并不富裕,但很干净,很纯。

父亲喜欢抽旱烟(自己用纸卷的那种),两个手指头被烟熏黄。他对一切从不解释,也不争辩,他是一个老实人,我从没见过他和人红过脸,但有时会对我兄弟俩大声责骂。他像那棵弯了腰的红高粱,努力地托举着红色的果实,柔弱里带着倔强。知父莫若子,我喜欢闻他的旱烟味,懂他的些许哀愁。父亲近于一碗的白开水,无色无味,口渴时能沁人心脾,那是生命的味道。

我爷爷是农民,我父亲是农民,我是农民的儿子。邓小平说: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,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”对于农民,农村,我们每一个自农村走出来的人,都爱得深沉,爱得彻底。现在让农民进城的言论,我是抵挡的。农村面南背北的四合院建筑,本身就是老祖宗布置的风水,农民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,骨子里就很健康。农民大都有一种天下无贼的心态,他们是半封闭的,他们的哲学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,他们的老辈就是这个村,孔子曰“思无邪”。

有人说,最好的管理就是人们不知道他的管理者是谁。现在农耕文化只留了些许边缘。我想说,这里有几千年的风水了,农民自有农民的忍耐与哲学,乱不了章程。

我很想父亲,很想以前的农村了。

父亲的脾气

人生印记

鲁北

脾气,指脾的功能及其赖以产生的精微物质或动力。中医认为人体之有五脏,犹自然界之有五行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:“是故味过于酸,肝气以津,脾气乃绝。”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:“所以知潘满如病者,臣意切其脉深小弱,其卒然合,合也,是脾气也。”《红楼梦》第八四回:“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儿、脾气儿,真是百里挑一的。”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二回:“况且我听得姑娘脾气骄纵,相貌也很平常。”《咖啡店之夜》:“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吃软不吃硬的。”

脾气分好坏、软硬、有无,也可分急躁、细柔、中和、开放,等等。

我不知道父亲是有脾气还是无脾气,他的脾气是中和的还是开放的,但很少见父亲发脾气。

大爷脾气不好,经常打骂孩子们,有时候还拿着赶牲口的鞭子追着抽打,恶狠狠的那种。

父亲没有打过我,没有骂过我,也没有对我发过脾气,但我就是怕他。我都是60岁的人,至今也想不明白,为啥怕。

父亲是有脾气的,更有洞察力,他能把我们的一行一动,看到骨子里。你纵是孙悟空,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。

父亲不轻易批评我们,但批评起来,也让我们如坐针毡。弟弟这样的经历较多,父亲说一是一,说二是二,弟弟在父亲嘴里,还不一句话来。

我从来不惹父亲生气,也就领教不到父亲的脾气。

我问母亲,父亲有脾气吗?母亲说,不是人脾气。看来年轻的时候没少愠气。

街坊邻居说,你娘一辈子吃你爹的气。我也说不上来。

60年来,我只记得父母吵过一次嘴,打过一次架,为啥,早忘了。反正父亲没有打母亲,也没有骂母亲,就是把一个在天井里盛水的小缸瓮打碎了,母亲一气之下,哭着走了。我呆呆地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,父亲喊一声,你愣着干嘛,还不把你娘追回来。我愣过神来,撒了脚丫子往村南跑,把母亲拽回来。

人人都有脾气,父亲也不例外,只是他很少发脾气。

父亲和母亲,谈不上相敬如宾,恩恩爱爱,但绝不是吵吵

闹闹的那种。我想,父母的这种和睦相处,大多来自母亲的与世无争。

母亲就是一台机器,生孩子的机器,干活的机器。母亲不管钱,不管物,不赶集,不上店,不喝酒,不抽烟,不吃香的,不喝辣的。一个窝头,一筷子虾酱,一个馒头,几根瓜子咸菜,打发人生。

夫妻过日子,没有筷子不打碗的时候,你刚我强,那日子一定不好过。如果有一个甘拜下风,那一定是西线无战争。

母亲就是那个甘拜下风的人。

村里人都说母亲脾气好。母亲就是脾气好。母亲嫁给父亲60多年,没和婆婆红过脸,没和小叔子、小姑子吵过嘴,没和左邻右舍骂过街、打过架。

父亲是有脾气的,他的脾气就是从不发脾气。

他对母亲是一个例外。母亲对于他,只有顺从。母亲也习惯了这种顺从。

事实上,夫妻之间是不能争高低的。

母亲也有脾气,只是从来不使。无意中助长了父亲的强势。

母亲病重以后,我长期在家陪护,忽然发现,父亲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。

半夜里,母亲躺在炕上,说,我喝水呀。父亲就拉开灯,给母亲倒水,一边倒水一边拉着长音自言自语着,喝——水,喝——水,像哄小孩一样,用小勺一勺勺把水倒进母亲的嘴里。

我实在怀疑父亲的这种耐性。以前都是母亲伺候父亲,把吃的喝的端在父亲的嘴底下。如今成了父亲伺候母亲,一下子来了一个大翻个儿。

每天早上五点,父亲起床,烧水,给母亲用沸水浸鸡蛋,然后等小妹来给母亲喂下去。不是一天两天,十天半月,而是很长一段时间。

父亲知道,他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60多年,往后的日子,不多了。

都说泰山易移,脾气难改。父亲强势的脾气,改了。